LIBRARY
SEP 22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10
C46
1754
V.5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余大成 集生 雹士 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承手教自居于好嬾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短乎自不佞視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爲薑桂

一口頭機鋒文人餘習而禪宗洛諦隱隱在中

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薑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覺爾時開眼合眼一場懡㦬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覿面之呈交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别後相思復何益也

作門外猜擬語也道得一半

答馬半邨

我輩從八股頭中做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攙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祗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逃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懸孔子瞿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尚未交明遽爾開口安知非議心紙墨中之殘膏賸馥乎反不如分韻騷壇引杯文社之爲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旻昭 涉江江南江寧人

涉江與巽之筆於此僅見一班

與宗開先論畫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蓋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性若思若尋春秋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今夫入丘林見境大異則勇作畫不奇闊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畫冊可謂奇秀矣大米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為余攫也

與周滅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忘鱗鬣分明纔分

夢江善於寫物宜其筆墨妙天下

明郎出水死鱗矣當如烟樹荒冢急雪行人又如圖瀟湘夜月漫沒綿渺始得其漾花吹絮如忘江湖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身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菴集

與卓蓮旬

僕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爲桃都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于三百年中得先生一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宅溪澗非不澹蕩也

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聲脆以亮禰撾昭怨奇懷焉它絲管非不媚如也而與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丘麴糵引人着勝地歡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味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先生詩高且縱矣孰快于是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化人潑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一所予受業吳晉字介玆者之大父學行淵粹四中式皆被乙[illegible]丹試[illegible]疏請[illegible]祥[illegible]經[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書附大[illegible]小作選[illegible]取讀更以餘錢付[illegible]借以給梓子不繼[illegible]火者歲讀

吳國賢一所　江南上元人介玆曾王父

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往見嘉隆士夫立心行事大能忠厚其發爲文章必原本六經綜貫兩漢以及唐宋大家故雍雅蘊籍尚煦盛世和平之福今之所謂文章家乎一意刻薄小慧爭高此樹一議彼效其尤便辟叛道與解人嗤遂至翻古人極不堪之事以爲難遇鄙古人最至當之論以爲迂濶每展一卷險削剽劫之氣如從紙上作刀劍格鬬聲噫可駭也文章關乎國運如此釀結日甚

五經一過人稱其篤行

澹喜爲吾友高蔚生外舅隱居雞鳴山側吟詩送老世無知之者所著有述酒亭詩十餘卷家貧不能梓以問世無嗣稿藏蔚

一日悠悠江河將何底止乎

胡虞逸 澹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述酒亭稿

與杜于皇

向高素之士誇說勢焰譬向不關休戚者訴痛苦徒自口角熱沸而聽者耳根氷鐵不知彼原不爲卿面作計柰何鬼手捉人臂耶冷眼如先生當已早爲覷破

與林那子

知命人之奉天如孝子奉嚴親雖楚撻交至而飲泣

順受其親必且霽威而撫卹之矣予每罹坎壈初無怨尤故九死之餘尚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靜者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不爲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某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諷語此何意也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效法思讚歎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或誤疑或別有所爲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

寫出世人刻薄只是

自巳心地不淨便不信世間更有好人

然午調攝工於反其嗜好眞是難事故忠言每每逆耳

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膽薄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護食忌爲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嗽不宜嗽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幽昏之后必嬖諂媚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卽不利於社稷生民所不恤矣君子康濟一身之理豈不適於天下國家哉

須知世人終日泣岐亦是悠悠忽忽

從缺陷中看出便宜

與某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倘導引有差進步茫昧則百劫千生失陷到底譬大路在西錯指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漢子還可趕上喚回若是精靈彊執之士脚力健腰纏富草鞵牢一往無前因錯越走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與胥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順兩目瞭然而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順者以收聽瞭然者

來

冷觀世人真實痛切

但求心之所安則儒理佛理兩不能越

以蠲物不睹者以反觀外廓不虧中運獨朗挾此游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調

杜子怡雲謂予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者此語大有省發兄思之

答友人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必定要出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兄在今日寧可不

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子之佛也名繼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祖庭有如此油口頭皮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 逸輿

老兄有知己之素茲拈一詩辯惑若尚有人理在當速負一團一鉢歸環川慰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水者結茅焚修往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不然令活母饑凍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敬 聖一 退菴 江南江寧人

眞好筆使是昌黎使是先秦矣

答王貽上

東隣之女美而一目眚西隣之子倚戸窺之見其美不見其眚從媒氏求焉則宛然眚者也西隣之子不答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足下向見僕章句亦從戸隙瞷之耳若再索全集則眚者見矣幸速爲掩覆之毋徒使人詬足下爲媒氏也

羅孚尹 瑕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 尹儒時原名光與 篳壁稿

瑕公以望人之正嚴

與劉公勇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楞嚴正如禪子不讀楞嚴而讀

等身之書今歲已歸道山撫此遺墨不勝惋嘆

莊子耳

與妙意老人 宜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側立千仭下有棧道盤入才數折即不可得見有一人勒馬於數里外仰面注視如入雲裏 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爲之初看疑其贋細看竟無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噴唾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億身爲庸夫俗子之所磔剝也

與簡道人

或云欲事當以漸減如炎摩天意喜相抱或執手遂爲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爲究竟化樂天共相瞻視遂爲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遂爲究竟下士曰此非薄減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八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周禮井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嗚呼彼尚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禩上不畏三光之明下

羅倆山予嘗謂著書立說最要杜撰此可

不傷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漫憑藥格之有無手指之動倦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碎之診者先不知乎人之脉又烏知病者之脉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所招之詩何等簡奧有意味今人連篇累牘莫逮也且因事關所父招遂以所招命題何等新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嗟乎不典不雅不鑿不奇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之妙政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

與知者道

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讀古詩書縱讀亦秕糠尨襍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即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櫟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稱爲六朝佳麗靡曼白失士夫既如是矣漸流及於閭閻甚有謂金陵人即賣菜傭束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豈不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此語亦未嘗不韵

敘述楚楚
有致

蔡祖庚 蓮西 圻菴 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誨罄我凋悰適遇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廬中話及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庄夜深作書時某甲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吝吃茶便行十年後示寂雲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便拈筆爲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夫小影何敢輕辱揮毫但念旣已妄追雪公之杖履

終冰蹺背

又獲坐石老之煙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溪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向後卽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㪍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甲巳聞山中幺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淸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久上官者不可不奉此言爲藥石

復友人

詹雷稠龔文思自尊署歸備悉茹蘖飲氷之况及製衿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矣年親翁宦况蕭然自無他慮而芻蕘之誠猶爲一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至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線草蛇莫非釁竇風裁似當剛峻爲和持法似當以寬爲猛僚家紳衿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爲

然否。

程希孔 望尼 號菴 江南江寧人

自箴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賤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賓是我自賤也故客至不即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免於賤豈可得哉

先生遂夏卽閉關不輕就人讀此令人羨雙足尊

王仕雲 望如 號過客 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四辰堂集

荅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

風水不必信亦不必全不信大約積德之人必獲善地所謂天與之也强

窆之間、今展轉思之、斷不爲堪輿家所惑矣、竊笑里門素封、酷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迨力不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祖墓必佳矣、何朱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壠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聞人、竊料瞽瞍姒鯀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眞也、胡爲反出亡國之桀紂、世稱葬書推郭璞爲第一、按璞爲王敦所殺、自用其術且如此、况遵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

以人力圖謀何可得哉

命一爻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葬兄姨弟合弟忌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合數于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棺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鄉賢公曰從天理上卜地不必向豐城口中覓頑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卜兆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爲然否謹辭

張　芳　菊人鹿林澹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淋淋漓漓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茗以尚白能玄是真過秋水于伊人徒令喪春心于一芍者也弟以孱材謬先結綬五稔于今其勁可贈笋念褱山春曉孤襆清言香生研滴之雲氣喝杯浮之月爾時朱顏健骨如峰元常活花在筆家大風先生復以鶇川之簡遠脩淨名之清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好我輩之疎狂而雲蟜磐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窓櫩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暨槐翁家大風無事長相見行真是舞袖翩翻亂揷繁花向晴昊也

翁人之爲人誠所謂氣味道心者故一落筆亦淡如秋水

洵當年快事哉。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閏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峰之麓、中暑鍵戶、閉蒼頭至、開椷快讀、不、自、知、煩、痾、之、去、體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暫夕笑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之艱難、迨相去歲時睽以方域資以困衡使其居焉無與洛行焉無與輔然後悃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

震風凌雨毋相悖負是爲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益勵者眞久要不忘之言耶　弟五載湘南中間索處何限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閒蹉過爲可惜也

寄胡雲嶠

弟命本飄蓬東帶嵓疆望里門似在天際自室無萊婦毎顧姈娉弱息滿目淒然人世宦遊眞有何樂曩者致一椷于記室以兒女百年爲覼縷念荆布遺骸未遂丘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　小女隨殯北還素笄麻衣歸依蘐樹　弟方拭淚漣洏正未敢以親

字清麗

迎爲請也追客歲舍弟至署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欒舅姑之命又敢辭焉第方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爲懽實所不圖耳弟子此女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闍畔能琅琅誦七字詩得儷鳳乇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慚攀附老姻翁爲安定名裔詘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歉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美一時風高千古矣

與繆中寶

造語新清是唐人妙境較晉代之簡雋坡老之天眞別有一種風韻

清麗是其本色更饒幽峭之致極馳騁而不流于宕往菊人諸牘皆裁荅妙手而此尤其獨出者

春初與言理綽不及造鄰一巵記閣雨凄疎花燈晚夢。雖練淨烟霏。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當以慊根無脩旋雙鬟寵淚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恍惚如夢。蝶屐到門竟去。尤難爲懷。千五百里間。冬笛沈浮。禰襟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爲年。獨端居取秋蓴堂集。劉遠往復。髣髴遇佳人于燭下。擁名士于花前。觀俠客之弄丸。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道兄。賦心詩律。詞品才峯。無不涵養情文。含咀聲節。獨其意思之所栖託。如尋幽夢。如覲仙靈。不覺突兀于楮墨

若感遇詩曰好名應自素心知只厭庸疎不厭奇一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寂寞漢季嗜酒著書好名也否則闇然行媚何渠不得快意而低眉鉛槧以老乎晉人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此又貿貿但以名爲身後之知如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欽奇淵穎之至性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矜自惜于其中所謂顧影娉婷無限情者初未嘗凋迂爲身後之計而吾謂非眞好名愛奇則不能爲也因搦管爲道兄草

前人牘驚才絕艷此篇又從簡雅中竪其秀遠光景爲之一易

秋蓴堂序至數百言根蘺于作字俟相見時同佳集並上而路一引端于此

與黃俞邰

蓮樹一枝至俾老母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尚非吉土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郭否則良常仁里之間耳騰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賤骨應爾弟嘗怪少陵欲還嵩雒扁舟可徑到而自夔涉荆自荆涉岳自岳涉衡屢遷其地何耶雲月鶯花是處嘗新憎喜暄凄是處嘗變葢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使

屢遷矣來教至知減翁又罹無妄驚怛不能已比當路者之衡鑒不知亦採聽三代之直道否也龕山竟化爲異物耶弟近亦有哀挽朱槐里三詩詩成輙作數日惡以此輓方老詩每枯輙廢也

紀映鍾伯紫憇叟江南江寧人　真冷堂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爲文磊落峭峻如其人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髦投予二詩盤空硬句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

纖膝手滑膩之氣稜稜層層最有出骨

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髦真先生子也善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是孰爲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以是壽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塡戸枯坐得壽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與酬耳熱出步河濱栖烏啞啞不下層冰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撐立門戸而

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愬雪夜間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眞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弗足天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予其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　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寧人
棲霞集

與楚雲和尚

霪雨兼旬苔侵竈額晨突無烟數息宴坐因戲吟曰萬綠陰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爲貧若能辟穀應輕舉誰與名山作主賓 拈呈吾師乞 轉語

不是談易
覓是談禪

又

昨坐孤峰上俯視遊人勞勞攘攘甍甍緝緝不知忙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紛紜可厭况碧落上下視野馬乎經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鼓發狂亂真可痛也午餘當過丈室極譚

與友人

承示郁溪先生易解鈎深探賾良工心苦然易道易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賊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內有賓有主有尊有卑或語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

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之于乾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世先儒奉為拱璧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竊自念七尺之躬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後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邇之旨乎夸父逐日祗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真實參求始有入處無論塵勞擾攘不得如所願即如願矣此二十年中穿衣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

所辨甚微

換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鷂子飛過新羅了也輒

狂瞽知不河漢

與周減齋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江總棲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嘗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脉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藤蘿

臆度之論但有至理遂似確有典據者

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蝕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下一巨石崩殞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一沉水底以爲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鄰耶又所存字盡完好者石質必細潤受撫摩而麄疎者多漫滅此如人之溫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面印之寺壁岣嶁碑楊時喬摹者附一紙去幸辨之

與姚寒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產弟手製也道見試于揮毫微倦

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啜之兩腋當亦作梅花香矣宜仁后云指揮建州吏莫造密雲龍揀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莖不數他密雲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部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諱非貴池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倘于絳帳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

博約一致
仍稱通儒

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僕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非一人私議以爲大全集注盡埽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埽宋人而屬之朱子不知鄭司農鄭北海注周官十異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主左氏或主公羊不相爲也紫陽金華夙稱莫味而讀詩紀篇主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于大故僕亦有志于是與留此讀書種子而未學之士各是俗

羅栖口居
措當今約

師輕非往古彼義疏之罪故象象之微言不豈蟲魚即淪罔象者久矣然宇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日授即為彝璧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燕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僕即不學而擣亦思懷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闇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弟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經神新鈔

藏弆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有之書也竊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鈔藏弆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當如大川名瀆委輸貫注于天地之間鋪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與許蒼草

讀足下與櫟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騟之如遺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知也善哉騟

但引一事為証不必更言其人

乎雖然即使其真能刻削巉巖鐫磨丘壑究與巖壑何損仰面唾天自汚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事當歸熙甫先生時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地至目之為崔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熙甫先生姓字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即欲為長庚啟明分末光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為斯錄者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與羅以獻

張菊人罷官後並四

張瀞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

壁亦無文人作吏能自刻苦高品無第二人也

韻事好友真堪紀傳

禪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釀酒肥截以供醉飽放箸無餘粟且不繼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盂足娛吾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落之爲樂也澹翁曰然則子且脫所愛以莊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質簪珥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貧其內人復割畵义錢鬻法苑珠林以穪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燭椽燭一編漏五下起衣冠與同輩候座主門猶袖一冊背人私閱如舉子槐黃期近將踏省門者昔人云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澹翁者方克稱湛飽

天下之惡皆歸端木已切戒之矣然正史家之失方可尚覩千載

嚮用之義。

與滅齋先生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酗暴虐浮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于蕭子顯皆承篡弒之際欲爲道成衍諱其惡故不難爲故君甚其詞耳兇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兩造陳詞亦決不目怨家爲西山柳下也先生日光如炬者必有以辨祈教我

胸中別有領略下筆自成異觀

詞

皐　康生江南江寧人

蘿栖稿

與周減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薜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蒙茸葉鱗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某更領略秋冬之際霜深宇淨落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人意思孤遠因憶此蘿為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先君見背已二十餘年猶令某對之肅肅不敢作凡近想生我之教訓固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為書蘿栖字以寵其居誌不忘也

以此衡量古今人文字百不失一然恐世更有不知廬山面目者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戰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忻然神賞何暇更及其他況以彼之筆意而抒我之事理乎彼鵞湖鹿洞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膚沓不足起其勢又何以卓爍今古也或日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者以

可見天下無不可益我之人彼唾面自乾猶是度外置之耳

予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即國策之權略又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可採者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根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胯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圯上老人然僞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從來未發說出遂成至理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爲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皴染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烟波萬狀耳

示遇兒

禽之鴉梟獸之犬驢以及蛩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怱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慧業文人實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

昔人論畫有以燈取影者亦是此意

人羣豈可輕爲傲忽而莫之泛愛乎

與蔚生弟論畫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緯娘項前二鬚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至杪不得徑以灣直舉其妙儘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窓窓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十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窓視之其窈嫋縱送屈伸自如之

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遠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即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文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巳至於聲響色澤固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無色哉觀其處處赴節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

看以女兒爲上則知色之正處端在何等

先聖一切

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青黃赤碧之謂哉淑秀稟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爲舜華或以爲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哉

與黃俞部

凡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即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古人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爲淫蕩

不本人情
書

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言嬉戲則至於蕩閑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起先王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既不得輕言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一樣好文字兩樣看法總見古人著作有

與周鹿峰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待解其意義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逍遙便如鯤鵬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今人一上口已覺

過人之才力

舉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憂君愛國之念纏綿不解欲挽回無從挽回欲舍置不忍舍置自嘆自解直有無可奈何者故篇中薜荔芰荷蘭蕙之類前後數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不然但聆其聲響殊不覺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主於聲音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豈至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俚靡眉

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尚圓通故有識者多謂當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稜稜兩可全無特操爲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其成心留爲吃緊一着用耳彼偉偉自負者託名於立朝貴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濟以之召釁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

世人文才可以此藉口一部廿一史是非茫茫誰爲之折衷者

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兆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攫搏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隣集卷之八終

已語遂
居名佳悱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釋袾宏 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檀菴居士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蒞政巳在旦夕護法一事試畧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觭枉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緇侶樂於庵居蒼生哭

正是能說正經話又何嘗不是禪

於原野釋子榮其鞶帶儒生襭其冠衿豈不大可傷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爲處官之正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眞護法也尚留神焉

卓發之 漉籬集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旬仁和人

與黎爾瞻

古之眞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閒必有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

正文之在世間正如禁方僕他方中誰能認取

讀此如太眞含丘蕪

正襟盛飾閉目匡坐爲世指名也即如詞賦家江淹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往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者但如穆王之挾飛仙而遊于廣寒之天與之默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旣妙于詞賦乃復于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莊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思邈入龍宮得禁方三十有奇而不肯盡泄乃繼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眼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與鍾小天

僕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滅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

準可解嘆渴

寅之歲自南中歸里篋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爲蒼頭狼籍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字本是慳業翻成捨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念態文章宿習藉此剗除一空

府意
一樂

與區叔永

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鬬雞喧闐馳逐之地而每于荒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舞女亦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

翻案見奇
深有至理

莫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爲良友嗜癖則以草木金石爲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眞可告語耳

與潛夫

客謂予吳姬十五歌喉艱澁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蕋初綻去零落時尚遠若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祇解詠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不

能言至微
此文尚可
與壽同流

復作但聽兒輩爲之

徐日久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別集

與余式如

嘗觀草木之類有色焉璀璨絢爛奕奕動人者則咸共欣賞詫爲殊異然第可瞪目相對取適光景已耳舜入手指之則中之所存斷與文采遠不相肖此名寔之際未有或辨之者也若夫色之至者厥惟青赤試原本所以爲青赤之狀下色何有哉就若似若遠之質以水火變之工巧劑量又初非有意於爲色者

而不如其然青與赤於是焉在蓋余嘗學文二十年一日見種靛者而得其說疏如此乃今之學士家哆口談文窮工極態此如文章黼黻極青赤之變而未始思未始有夫青赤之原本一班耳食之士趨而效之運厄風漓偏多弋獲亦若濟貧子之枯腸與小人之詭遇于是焉更爲之說以相壓使夫鑽研揣摩勞精費力究竟不得與鋪張撮湊者同捷其又誰甘之而誰信之悲夫祖龍之虐焰萬萬不能燒盡六經而由今無改竊恐世界靈光不免銷鑠于文人之筆舌

用意甚深細味之始出

其爲業障可勝言哉

復錢長人

天下事未到手時俱如洋海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踏實漸漸理解自然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閒今乃云學問無他只是一捨竊謂有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尖利心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是眼中花影自已不着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置說若猶在世則自富貴功名是非榮辱遲早輕重自須寸步着眼善抱之猶恐其脆而敢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捹

即前文采
之說而言
之加奘提

得做去則如人履險時候勢必至自己攢辦只顧這箇別的原帶不起又非捨之謂矣

又

忽見花開甚灼取其最紅者搯之汁乃不紅其染紅之至者為紅花花則未始紅也至染色之初濃汁尚棄之無所用至洗之漉之而後真紅始出然則紅者花之所未嘗有也為文而不加以洗漉求其紅艷如花難矣

答孫

紫陽自云只解得一說發出妙義未始不可

為世所容亦是大手段人不可輕看

爾問其默足以容余記王陽明年少時見一僧端坐不覩不語三年矣陽明至其前喝云這和尚只管眼睜睜看甚麼口吧吧說甚麼僧不覺張目而逝正是外面關得緊裡面越是炒鬧不過若是含元氣的人眞是放了就罷寂然太虛隨他天翻地覆此中儘寬着儘勾旋轉何曾有些子絆碍而不能容哉如舊義反說見容于世不惟看這君子不像且于文義亦遠

寄易茂才

日錄可謂大備媿文不稱祇益吾醜雖然何害文之

像義本濂作人敬憚而亦瑕於容我恣放者用此法供奉仙佛

不至處可忽乎哉余曰方孟旋持論次骨余承其弟畜則竊謂不如無言孟旋笑謂余是且藏拙蓋余生平之欲得便宜類如是然余嘗讀史觀古人行事終是討便宜爲第一義寧獨文學宜作此觀余之出門之日便遭傾跌緣此法失也世之謂余文者如是乎

復友人

日嘗無事則攜壺酒擅单一人往樓上暢飲醉即偃臥于純陽之側此公幸不言不動不以禮數繩人而可以爲侶江濤前後無際爲洗發一切惡夢因緣醒

一得

體認格言另是一意

來無事眞是此身在霄漢上更有何者是相辱耶一

與人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睎暘爲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歉余宦途漸久癡愚認眞雖家貲寥寥人所共見至于骨肉之間不能無望即余亦中自歉然今讀此語殊覺斬截但思宋語終含元氣如范之轉語却似秋冬矣

與李萍槎

弟謂李瑤圃還真足下謂真字好難說弟謂說到真處除是精金無些子渣滓此便是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的手段吾儕相與得見有成色的人雖分數不同儘堪寄托如今世態不止將銅作銀子直是紙錢楮幣通行得去也

復梅惠連

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死活不得終日作文終日煩惱又終日不佳文成俱不敢示人即示人面隨

冷煖自知之言

此等牘又如是短章而用意深厚自度度人字字有層曲只是見地靈透之極

發赤以爲遭輕薄者不可耐也遭讚嘆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遭舖張談說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爲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墮鬼國尚不自知亦可憫矣

與龍無字

兄名字未彰當事者向未知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人救人即此見胸懷一節楊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

文人自家弱矣誠耶竊耶

味此等議論今人俗骨竪起

復龔興嘉

一官局身便于友近聾于文近瞽

示人

世間生知者尚有若生而能學者絕少生而能困者絕無矣古來惟舜一人足當之此外如勾踐輩則已是矢在弦上不得不急豈是他生來會得如是只看他不可與共安樂便見底裡蓋生而能困這一種堅忍之性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決非尋常等輩所以人只須學那困的便是好

不肯說一句瞞心話

除却題目字縫中摸索亦知是論文雖然豈獨論文哉

與方孟旋

夜來聞三公示爲部曹之法極中吾隱疾一夜尋味不巳乃知下根人不但要一個有見識人教導決須得一個有勢力人打罵不然則這一副痴骨頭郤道痛癢在何日也

與人論文

知備食料而不知甘苦酸鹹知甘苦酸鹹而不知鼻舌心意知鼻舌心意而不知天下之嗜味者何故不自信而信易牙難矣哉

不但未經人道並亦未經人想

又

也有蓬鬆亂髮固自佳者若向來意在盡飾則些子
不到便成不雅

示人

以水照天天在水下雖淺水人更不知底裡如此亦
是文字一等三昧若水中所有盡數撥浮水面便不
免爲兒童竊笑矣

又

草石參差從中看水勢經行曲折紆迴致可尋味

遠志云聞此語弄得人不痛不癢

與胡遠志

君謂人當看內典若史書都是說謊的本頭看他作甚。弟意若道說謊如來也是騙人若自己有定盤心便看史亦得且道甚的事業就想出世也還是從這裡透出纔穩

復徐元[illegible]

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父兄去教道他小兒爲此一着至今便覺團不起滾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傾悅魂夢

讀此知將代盛衰初驗之故

與劉濟甫

場事近矣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束縛亦不由自已放縱便是佳境

與汪歲星

君謂古人爲事所迫今世事爲人所迫所以成敗相反弟意古人學問如種子在地不慌不忙待氣至時自爾發動從土生根母子有序人力不同天自不違後世豪傑不免急于自現如將現成樹位置移植持根就土無問厥初若工巧殊常氣候偶應則敷華結

果亦自不爽然所微者適俾耳如今則似採花置瓶取枝剪夕拚得壞了就換拚得不求結果豈有講于生息之理與終歲之計者哉

卓人月 珂月浙江仁和人 蘂淵集

與孫鳳林先生

月猶憶常山揖別之後曾寄陳昌箕兄致一緘候起居矣嗣聞師母老夫人之變即草哀詞附同社以唁今屈指十三年通問無幾疎怠之罪可勝誅耶則有說焉念十三年之前師臺之所期於月與月之所自

期豈謂其家落不偶逮於十三年之久乎十三年之
中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而日復一日未有善狀則
月方自疑其手夫子方自疑其目 月何敢屢通姓名
致師臺之屢嗔其負我又何忍屢通姓名致師臺之
屢爲 月憂哀而慰勞也由是往往欲裁一尺素藏之
魚腹而踟躕不果焉往往欲褰裳溯洄望見顏色而
踟躕不果焉又往往跂足而遠視與赤舄之踖然而
出山化成天下施于我土而不意先生之亦踟躕不
果也抑先生不念此蒼生耶今廟堂用人其位置之

忽就目前所見之不平極力抒寫一番想見胸中磊塊觸手淋漓

當否雖不敢知然月以諸生言諸生之所習則自四書五經之外今且舉宋儒所著小學而頒之學宮五其書六其經矣月豈不謂此乃敏德興行之盛典而獨怪建此議者似未嘗讀四書五經併未嘗讀小學者也未嘗讀小學故妄謂此中必多奧妙珍重之辭而不知其即採四書五經之緒論未嘗讀四書五經故以村學究之文理齊東野人之故事而妄謂其可與四書五經並垂夫內篇既出于四書五經是枝指懸疣也外篇又出于村學究齊東野人是魚目狗尾

當世無人議及此者足見卓識

前就勢便作議論都未明叙此最補出故

無定價隨其所宜

蓮旬曰但得如此方稱知己今世爲我輩憂哀者不無然疑而

也且夫馸秀才而爲村學究齊東野人則其所以位置秀才者亦可悲矣又豈但百僚之位置草草乎則達人君子安得不自位置于烏山之側鵲巢之上桃塢梅塢之間乎然師臺苟出而圖吾君爲鸞鳳之鳴爲鷹鸇之逐則天下事亦何至于不可爲也如遂樂于自位置而已則師臺持論必貴知希而賤行義　月之皇皇無君日顯得一當以報夫子者未必爲夫子之所首肯而　月之寥落十三年無一善狀者必爲天子之所疑所嗔所憂哀也抑文中之門不可無房魏

蹟者大半矣皆不足爲其知己也

其人乎或出或處月將何途之從月是以不敢爲樂
志論以崇師臺之隱亦不敢爲感士不遇賦以躁小
子之營而惟師臺之所指南近刻然疑草一帙雖屢
遷其道以至于斯而仍未卜其與功名之近遠此月
所謂自疑其手者也亦惟師臺之所指南又附之以
八髪詩中輿頌各一帙者昔少陵贈花將軍伎人云
此曲祗應天上有說者以爲譏其僭侈昌黎越在蠻
荒乃窮思畢精揚勵元和聖德以贖罪過然則二公
雖爲歡愉之音而其雲蔽長安之怨雪深瘴嶺之愁

無乎不在師臺其以是觀之或不以爲詩近于淫爲
隣于諂而貰其唐突大君子之辜乎

李日華　君實九疑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未見書

吾輩榮名素澹雜嗜無關所用潄滌神情開益智慮
唯是松光竹蔭滑几恬薰消受三餘橫陳一冊而已
昔李文饒叙平生快意事以爲無踰讀未見之書裴
晉公抄漢書未終篇以爲永恨彼所謂魁壘丈夫也
是皆濡吻富貴之膏盛色旖旉常之樹者而猶嗛然欲

辭與音協俱令人眉飛色舞

厭心於是刻余輩游斯息斯方與蠹爭食者哉顧今天下號慕古者衆書亦稍稍盡出而三吳澤國轉輸良便少縮囊飱之餘無難耳目之及有如品目顯著簡帙重大且競爲國門之懸矣唯夫庚詞隱笈單乘孤詮咀吮多遊錯之奇雜陳駭遐方之瞻詭同鷟吐貴等蛇嗨往往藥珍櫝内匿耀帷中有者弗傳祕者弗廣令夫抽珠玩刀絕意荆山擊筑飛霜忘情法部專愚沈痼莫之與瘳亦可悲夫誠令彙萃璣璘羅貫條理各登所善遞相灌輸存古人之大全垂宇宙之

絶業欲飲則人人適河索照而家家取燧竈嘉無限
表樹麗宏不亦爛然羣玉而洋洋雅奏也哉余願博
雅君子圖之

與王稱方孝廉

不佞黯淺疎昧不自揆度輙思縱心千古遊意百家
攬其菁英稍資潤澤不甘菌腐薄効鉛刀懸髦垂纓
迄於今茲髮且種種矣而修名不立殊足媿也每見
古人巨麗鋪張則爲魄驚遇淡泊元奧又爲黙醉片
言方服其居要千轉亦嘆其不窮金鼓鏦錚耳不一

受旗轍紛互足蹈躇躕徒涉萬藝之林靡有一家之樹令則順口歌呼隨手應削期於酬俗而已足下曠朗無前鑒達空際乃誤以文人相目　不佞何敢當但有捫心耳世途衝衝自軒車以至徒步咸受轆轤求止不得及乎繩索一斷機運悉停則又偃然寢乎巨室向之驅馳竟何爲耶嘗謬謂樵戲呵殿不如一簷晴日宮懸九奏不如半室虛閒足下以丁盛之年挾經緯之具而嬰疾安處謝塵鞅而親緗軸人間之勞盡釋宇宙之觀不廢正天之巧縱足下而奉以千秋

君貧又大約多胎背六道家爲稚川華陽之流派

也伏承獎借益惠好音固由宿昔之舊不遺菅蒯亦
以臭味之齊收及椒蘅也感激感激

與高明水膳部

不佞嘗三夢入朱陵又讀南真魏夫人傳與陶華陽
真誥諸書鬱鬱芊芊如在祝融紫蓋之下赤君旌幢
鸞鶴彷彿可邀也無奈塵緣未斷病後氣力衰少未
能治駁笠問路重雲有如台丈軼材仙韻攀天子節
駐霞烟窟中吟嘯登臨山靈水司悉從部勒大則咽
芝餌丹天地並老小亦如元次山礶石鐫字標天南

之勝垂千古奇蹟真令人妬絕耳何者其人無文情無道韻即履天都王屋了不相涉不免頑仙之誚正唯慧業文人若台丈又置之仙靈境地又不深煩以簿書偃仰彝由飧勝自足乃真可妬也

與戴稚賓

以扎九闕之力運寸管以營四海之目分位置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以鸞鶴冲雲之勢領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變態以漱雪嚼氷之韻歸峻潔以水到渠成之理還自然詞筆二家咸佩斯印

從画中見出好詩從題画中認出好詩千

與魯孔孫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論天下事元章終日摩弄奇石古物與可亦就篆隸讀書談道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有觸即爾迸出如石中爆火豈有意取奇哉

與人

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真闖杜陵營壘間奪其兵符易置變亂無不如意俯視中原紫氣諸作者不堪偏裨

眼真堪作對

位置乃翁之追趣洽而取名淹不行家集不登國選徒於所作墨戲林巒樹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焆生動躍然人或謂翁詩以畫掩余獨謂不然今人雕鏤標炫羣兒自貴意中以爲一頰棗梨便足千古不知篇中無語語中無味一摹再摹不過糜盡數千沓穀皮郎烟消霧落不復更知有若而子矣翁書世已有定價如寸珠尺璧語曰美則愛愛則傳以必傳之詩附必愛之畫是詩以畫壽非畫掩也 僕於二事俱喜涉其波流未必能動人愛而工力奪於讀書一

今人論画也以一味糊塗粗率爲高脫其

灑墨卽任其散落如左師觸龍之論嫁女利其一去不返豈顧膝哉

與程松蘿

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摧而納之蓬渤濵涬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元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禪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文元人氣韻蕭疎之品貴而屏幛卷軸寫山貌水與

去元人氣韻蕭疎更邈苟辨其眞僞兩家皆有得失也

各狀一物眞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膈實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乃糞埽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米肉價於蚤晚間耶

示人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又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竪便是根基一事撒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拒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又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難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肆於㢮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

不自在處正是自在

又

山谷與王直方柬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爲戲其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地今日酒肉徵逐不唯聲氣寂寥即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輙爲三嘆

王豐 予安浙江會稽人茂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書

史筆與家乘不同家乘者人私其所尊親非詳莫悉非盛勿重故細而繁之小而張之然巨筆尚有矜慎

去貪割愛不獨作史當然文人一執筆便當作此想

之思若夫作史則載多人大書特書而已且有載其一事而衆端可廢亦有詳其一事而衆端具見者故家書乘累紙不了而史筆欲以一二行了之此中着眼如箕下筆如刀非去貪割愛不可耳若夫子長妙處宏篇巨冊中時有一兩段閒澹沒緊要處虎頭之頰上三毫長公之旁見側出史筆之精神與其人之精神波瀾生動刻畫無痕乃爲至也趙叔鳴名寉官副使江都人有言昔人謂儈人宜取心肺腧于致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斯言可思微獨文章經濟道德何獨

不然。

祁駿佳 季超浙江會稽人世培先生兄

與繼起和尚書

世趨日下法運亦際秋晚矣凡天下舉一事消一患而求其一平如砥無少阻格古且難之况於今乎茲者消弭之役寔屬盛舉而旁撓之人彼此不無惟二三正人相信於光天白日之下堅持弘願不為所搖則幻影頃消赤漢如故宵壬伎倆而旁撓之路絕矣蓋上盟須耐旁撓猶之居間須耐交譎亦事勢之必

[illegible]起于書傳之多事李超非黨濟宗者

嚴統一書實屬妄作今其副墨已燬爭端永息矣

然者也譬之越江拯溺入海探珠即有狂飈巨浪惟賴舟師一人柁柄在手終必獲濟若必求其微風不興輕波亦盡世固無此江海亦何以顯長年舟師之大神力哉幸和尚堅持無惑

復沈求如先生書

承大教謂嚴統一事宜以理論以道處不宜公庭質成此至當至正之論譬之一身之中忽發一疽宜內消不宜外潰宜藥餌不宜刀針雖然人亦孰不知之而孰不願之哉乃刀針之術卒爲名醫所不廢者夫

固有疽堅毒厚藥餌勿效於是有不忍坐視其死者不得已起而一決之以延旦夕之命然而一體之傷固不免矣豈願之初哉此葢有大不得已者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壽啓和尚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窮道人乃僅以一畫一字仰祝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然向讀東坡惟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

季超見地遂超人至此

字一書獻之知識之前又自祁道人始矣

致陶水師昆仲

弟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然自慚其遲遲也弟念吾之所不能捨者祁季超也弟昨已懸像陳蔬爲文自祭而別之矣祁季超已別則當無不可別者而況身外之長物哉生平玩好原不甚多今已盡行分散凡相知朋友皆隨意分送一二以謂我可捨長物可捨而朋友之道終不可捨適架中有朱搨閣帖五本昆玉五位幸各存其一以爲一時笑柄他日有散髮

子塞昔有史發世繫說鈴諸集而所著詞曲數種直入元人之鼎今望八[illegible]

披襟曳策行吟于吼山曹山之間非他人必季超子也但羌志有云吾猶昔人而非昔人不知諸道兄猶能識此山澤之癯否一笑

孟稱舜　子若子塞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承示云韓子曰道高而謗至今子謗言日聞意子道高所致歟嗚呼足下之言其諛我耶抑譏我耶不佞無退之之才而同其阨命坐磨蝎動與謗俱退之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斯言若不以得謗爲恨而以得

不能如此雖欲逃名得乎

名爲喜夫人之謗我者將以毀我之名也謗至而名隨則其謗我也不滋以益我乎顧舜則但有其謗耳未有其名也然名實非吾所樂有名愈重則謗將益甚故欲止謗莫若避名昔之學道者將使坐者與之爭席而後其道爲益高今使人謗我是猶使人知有我也使人知有我是我之杜德爲未深也安在其爲道高而謗至乎然則我名之不如退之者不顧反有愈乎而又何譏焉

胡介　彥遠浙江錢塘人
旅堂集

與人

沈幼宰云秀才學醫如萊作齏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庸醫而已聞予將云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貧賤之人何業不可餬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吾願足下愼之

嚴沆 子餐顥亭浙江餘杭人

荅嵇留山

留山堂圖五閱月乃克成弟畫安能留留留山幸借留

予性嗜畫素畫恒苦不足每以不得顧宰一水一石爲憾

山留　弟畫耳然　弟畫安足留往時兒戲聊復爾爾此事關至性乃佳若僅辨山之深淺樹之曲直漁汀葭屋位置方嚮猶是畫苑良工況并此未曾研討而儼然揮洒寧不可媿王宰不受迫促乃肯留眞無論今人槪不及古人即知古人者亦少也往在長安尚能讀書作詩一自至門酬酢心境俗惡此事都廢不自知性情汩沒何處此豈可博宗匠一吷耶

曹溶　鑒躬秋岳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誠爲至論

文章家 弟 近又得一人焉爲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論足與于皇相上下 弟 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槩覩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 弟 所以深服二子者良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卒臆妄作放手野戰自以爲過於古人者既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點畫畢肖然離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皇與叔子既優入古人之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迹

擺落格套如書家得古人之神而能自為書以妙天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秘藏以問剞劂實弟志也

童本立 木有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人生最不幸者。寵祿及身。左右交遊取容之人多。敢言之士少習焉不察始。由燕笑而卒致禍敗不可以不畏也務在知言知言必先知人昌黎諫迎佛骨佛若有靈必取此疏而朝夕跌誦不以謗已而非之批

穢加塈猶能以蓮心之言歸答宰相以勿沮右丞敢言之氣正人正言蓋可忽乎哉

陳　濟　開仲福建侯官人

與減齋先生

夫子之德於　濟者至矣白玉四環明珠一寸特有七尺身在

徐延壽　存永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先生

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必來附我公即無意招之

所指譜氏殊足人悲

但恐蓋是臭泥無蓮花在

應自來集也。

乃公遂如是巳乎。白羊至人殺不能作聲可哀也夫。

蔣玢 綸臣用發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

特人選詩雖惡。然亦有足採者。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

何偉然 仙臞浙江仁和人

與人

深藏厚蓄。多水火盜賊之虞。天道之惡盈也。若孤貧

孤貧之人又不當利激嘆嘆人之生世上苦

之人天道何所忌而備難之以多虞想其憤激嗟嘆之氣盈而欲溢亦爲天道之所惡故知盈之所忌不獨封殖倘一息一念少有過情皆盈也水火盜賊其伺我者甚於藏蓄者也

與吳文中

見地獄變相圖刀山戟林鋸磨沸鑊極刑陰慘而此中無怖者潔修定養士也見而怖怖而惕然若身處其地一刻不能自安者亦有意好修者也懲戒惕於前而懺罪除過之念絕無萌芽必其人所行所爲有

甚於圖相之陰慘反覺刀山戟林鋸磨沸鑊爲尋常事矣則地獄亦無奈此等人矣何況懲戒於圖影中耶不若轉畫一幅西方極樂圖示之或不得於畏心者庶可回之以羡心耳

答卓左車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瘧即字義已與雪反安得更置之烟嵐中耶明日霽當登山一晒寒氣沁人坐破樓如百重紫絲障不忍出奈何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鹽人　爲可堂集

自是正論非翻案見奇猶有史漢風神

與范遵甫書

王粲避亂居荊州依劉表後世稱依人者必舉為喻焉粲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在者一篇意即登樓賦也旨趣淺薄虎之一毛如此其斑亦可見矣依人之國當為其國効忠而粲一無短長操至即諷劉琮降操他日從軍詩指操為聖君又云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蓋欲效伊尹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在而居然謟諛如此此無忌憚小人不知當時蔡邕何以倒屣迎之也又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亦

指摘爲元后比譙郡爲豐沛有文無行令人髮指陳思王與此輩遊宜其無成表求自試其誰軸之將何試也愚因粲及楨等而歎虛名之無益焉當時並王粲在荊襄間有孔明德操諸人世人稱此遺彼豈粲遊表幕諸人俱隱其地耶此後脩詩贈人無輕用依劉登樓故事以羞當世之士與足下共誡之

與滅齋

平山橫古木遠水接長天劉浩空遺筆何論趙大年此修舊題楊龍友畫句也作畫客不如疎濃不如澹

數筆耳楚楚可吟誦坡公小品有之然無雷同之致也

近不如遠多不如少大作家正似不到家者惟減齋先生能解此意

陸彥龍 驤武浙江錢塘人 燹餘稿

與許天儀

入皋亭纔六七日耳日與麗京鯤庭披襟散髮箕踞長松下曠然佳勝然以向所觸熱之身忽屏羣萃叢涼適中積暑激發交戰于中輒作數日惡吾頭岑岑如入身熱頭痛諸國也亟歸覓足下所稱長孺者而治之乃長孺一老禿翁通閉解結未能反之于平甚

載白黎史有傲岸之氣大其瑣屑寒乞之態

恩有心斧子爲作七發枚生豈如右英夫人所云芝草與汝食汝亦不能來耶

上職方李立齋舊邑侯書

龍承聲教所訖習見亮節義聲神明慈惠之治爲近古所未有冀得一望風采以爲洗濯向化之地於願足矣乃蒙國士殊遇所呈詩古文詞往往蹦之同人謬獲嘆賞華衮下儗青雲爲昭且郊勞報謁折官位行輩以下交容接之際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布衣韋帶之士所難必之王公大人者而龍於豈弟

君子獲異數焉古人知巳之量所以重於感恩也雖然知巳之於感恩亦相爲見者也王公大人之於布衣韋帶之士未始不相需之殷而或往往多相遇之疎此豫章梓柟必得匠石之斤削而蔚爲國禎騏驎騄駬必俟良樂之睇盻而聲出金石耳若既知非朽株凡馬而猶聽其偃於空谷困於駔驥如士之憂鬱窮闔者匡坐絃歌纓絕踵決又不甘爲泚泚俔俔之徒苟有所求于世而采薇不足以事親拾橡不足以自給阮塗之窮踟躕返轍當此之時有抱木而枯耳

是時驟式爲諸僕輩利其財竊資裝而去偶有覽之耳非能仰面看人也

陶徵菴先生詩負心

然而瞻視仰望猶尚有知己在得不爲之一悲鳴哉昌黎爲一代大儒所上執政諸書齒及於齋用升斗之需而屑屑於米鹽凌雜之細生平嘗陋而笑之纔欲薄其爲人及躬處流離切身爲患欲告之他人輒面赤口吃而卒難一語始知古人當困約之際量而後言蓋亦投誠控訴於上所知我之人而有所不可已也今　龍竊附韓子之節惟執事圖之

繆伯聲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葩經名宿爲上元令有仁惠聲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

竟謂他人辜恩若是吾身日奉千金供養贈伊一掬灰塵真可發人深省

今人即所持極不正亦偏欲開端偏欲結局刻薄性成之矣

人一生愛養此身可謂無所不至及至回首即此一身作楚與我爲仇相離而不相顧湛然師云世間無主莫如心忘恩最是身歇菴先生亦詳哉其發明之矣

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人生五十以前所恣意者皆足以致病若我有以招之自此以後種種相尋不招而自來矣即此是現報何論後世乎

結隣集卷之九終